十誦律/卷第 1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十五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十五(第三誦之二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九十波逸提之七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跋難陀釋子作是念：「是達摩弟子毀辱我兄，應當報之。」爾時喚言：「共到某聚落去。」問：「何以故？」答言：「但來。」達摩念言：「是我和上，云何不隨語？」從祇桓出。爾時祇桓門間有諸比丘經行，諸比丘語達摩言：「汝今日必當得多美飲食。」「何以故？」「隨逐多知識比丘故。」達摩言：「多以不多，今日當知。」是跋難陀釋子隨所入家皆請與食，跋難陀言：「小住，日早，時到當取。」達摩作是念：「我和上今日必當受好請處，是故處處不受食。」第二、第三家亦請與食。跋難陀言：「小住，日早，時到當取。」爾時跋難陀出白衣舍，看日已中，設入聚落乞食者不及時，若還祇桓亦復不及時，即語達摩言：「汝還去，我與汝共坐共語不樂，我獨坐獨語樂。」達摩復自看日已中，設入聚落乞食不及時，若還祇桓復不及時。達摩又念：「今當何去？」即還祇桓。諸比丘問言：「汝今日得多美好食耶？」答言：「莫共我語，今日斷食。」問：「何以故？」即以是事向諸比丘廣說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故斷比丘食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

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跋難陀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跋難陀釋子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故斷比丘食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語餘比丘：『來，共到諸家。』到諸家已，是比丘不教與食，便作是言：『汝去！與汝共坐共語不樂，我獨坐獨語樂。』欲惱彼故，以是因緣無異，波逸提。」

家者，白衣家。

驅出者，自驅、若教人驅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語餘比丘言：「汝來！共到他家。」若未入城門令還者，突吉羅。若入城門令還者，亦突吉羅。若未入白衣家外門令還者，突吉羅。若入外門令還者，亦突吉羅。入中門亦如是。若未入內門令還者，突吉羅。若入內門未至聞處令還者，突吉羅。若至聞處令還者，波逸提。(五十一竟)

佛在憍薩羅國，與大比丘眾遊行。時有五百估客眾隨逐佛行，作是念：「我等隨佛行，當得豐樂安隱。」佛遊行到一林中欲宿，時估客各隨向火，拾薪草共燃火向。諸比丘亦隨所知識，共拾草木用燃火向。有一異摩訶盧比丘，拽空中木持著火中，木中有毒蛇得熱便出，比丘見之驚怖大喚，估客驚怪謂有賊來，共相謂言：「各自捉稍刀、盾、弓箭聚集財物。」諸估客即起捉諸器仗聚集財物，共相問言：「賊在何處？」比丘言：「無賊但有毒蛇。」諸估客言：「若知是蛇何故大喚？以大喚故，諸估客眾或有相殺，我等幾相傷害。」佛聞是事及諸估客訶責比丘，過是夜已佛以是因緣集比丘僧，以種種因緣訶責摩訶盧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露地燃火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無病露地燃火向，若燃草木、牛屎、木皮、糞掃，若自燃、若使人燃，波逸提。」

病者，冷盛、熱盛、風盛，若向火得差，是名病。除是因緣，名不病。

露地者，無壁覆障、無席覆、無衣覆，如是等無覆處，名露地。

自著者，自手著。使著者，教他著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以草著草火中，波逸提。若以薪、牛屎、木皮、糞掃著草火中，波逸提。

若比丘以木著木火中，波逸提。若以牛屎、木皮、糞掃、草著木火中，波逸提。

若比丘以牛屎著牛屎火中，波逸提。若以木皮、糞掃、草木著牛屎火中，波逸提。

若比丘以木皮著木皮火中，波逸提。若以糞掃、草木、牛屎著木皮火中，波逸提。

若比丘以糞掃著糞掃火中，波逸提。若以草木、牛屎、木皮著糞掃火中，波逸提。教著亦如是，乃至露地以火樵著火中，突吉羅。

不犯者，若病、若煮飯、若煮羹、煮粥、煮肉、煮湯、煮染，熏鉢、治杖、治鉤，不犯。(五十二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欲羯磨擯跋難陀，時六群比丘在眾中遮不得成羯磨。異時六群比丘餘處行去，諸比丘言：「我等今當與跋難陀作擯羯磨。」有比丘言：「六群比丘當來更遮。」諸比丘言：「六群比丘今遠去至餘聚落，多事未還。」有比丘佐助六群比丘，時住不去。諸六群比丘懈怠懶惰，說戒自恣僧羯磨時不來，但與欲清淨。諸比丘念：「莫令佐助六群比丘來眾中作遮，但取欲來。」即打揵椎集比丘僧，遣人到彼比丘所索欲來，彼問言：「欲作何事？」答言：「有僧事。」彼比丘即與欲。爾時僧一心和合，與跋難陀作擯羯磨。後日大唱言：「僧已與跋難陀作擯羯磨。」彼比丘言：「是羯磨不應如是作，不可我意故。」諸比丘言：「汝已與欲。」彼比丘言：「我不知僧與跋難陀釋子作擯羯磨故，若知者不與欲。」自言：「我不是有過不應與欲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如法僧事中與欲後悔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是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與欲已後悔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如法僧事與欲竟，後悔言：『我不應與。』波逸提。」

僧事者，所有僧事，若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若布薩自恣、若羯磨十四人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如法僧事與欲竟，後悔言：「我不應與。」波逸提。若比丘僧如法事，若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自恣、十四人羯磨，與欲竟後悔言：「我不應與欲。」波逸提。隨心悔言，一一波逸提。(五十三竟)

佛在阿羅毘國。爾時諸賢者，隨齋日至寺中受齋法，通夜燃燈加趺而坐，為聽法故。時諸上座比丘初夜大坐，至中夜時各各入房。諸年少比丘及諸沙彌，在說法堂中宿不一心臥，鼾眠寐語，大喚掉臂。諸賢者言：「看是尊眾，不一心眠臥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阿羅毘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共未受具戒人宿？」佛爾時但訶責未結此戒。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沙彌羅睺羅，諸比丘驅出房不共宿，羅睺羅即去到邊小房中住。時有客比丘來，作是念：「大房中必上座滿，我當向邊小房中。」作是念已即向邊小房中，到已謦欬打門問言：「此中有誰？」答言：「我是羅睺羅。」比丘言：「出去。」即便出去。到第二房中，復更驅去。到第三房中，復更驅去。羅睺羅作是念：「我所至房舍皆驅出者，今當往至佛廁屋中。」即往廁屋中枕廁板臥。板下有蛇，先出不在，後夜大風雨墮，蛇得苦惱即還向窟。時佛憶羅睺羅臥：「若我不覺者，正爾當為蛇所害。」佛即入三昧，自房內沒於廁邊住，即以神力作龍聲。羅睺羅便覺，佛知而故問：「汝是誰耶？」答言：「我羅睺羅。」「何故在此？」答言：「臥。」問：「何故此中臥？」答言：「餘無宿處。」佛言：「汝出。」即便出來。佛以右手摩羅睺羅頭，說是偈言：

「汝不為貧窮，　　亦不失富貴；
　但為求道故，　　出家應忍苦。」

說是偈已，佛即捉臂將至自房。時佛獨坐床上大座，佛竟夜入禪，用聖默然到地了已，以是因緣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是沙彌可憐愍，無父母，若不慈愍何緣得活？若值惡獸得大苦惱，是親里必瞋言：『諸沙門釋子但能畜沙彌，而不能守護。』」佛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為二事利故，聽未受大戒人二夜共宿：一者為憐愍沙彌故，二者為有白衣來至寺中應與房宿故。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與

未受大戒人共舍宿，過二夜，波逸提。」

未受大戒人者，除比丘、比丘尼，餘一切人是。

舍有四種：一者一切覆一切障，二者一切障不覆，三者一切覆半障，四者一切覆少障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與未受大戒人四種舍中宿，過二夜，波逸提。起已還臥，隨起還臥，一一波逸提。若通夜坐，不犯。

時有比丘病，使沙彌供給看病，是比丘至第三夜驅沙彌去，是病比丘無人看故垂死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應喚沙彌在病比丘所立，莫令臥。」有病比丘，沙彌小久立倒地便臥，佛言：「病比丘不犯。是中有不病比丘，不應臥。」(五十四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阿利吒比丘生惡邪見言：「我如是知佛法義，作障道法不能障道。」諸比丘聞是事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汝當約勅阿利吒比丘言：『汝莫作是語：「我知佛法義，作障道法不能障道。」莫謗佛，謗佛者不善，佛不作是語。佛種種因緣，說障道法能障道，汝捨是惡邪見。』當三教令捨是事。」諸比丘言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即往約勅阿利吒比丘言：「汝莫作是語：『我知佛法義，作障道法不能障道。』汝莫謗佛，謗佛者不善，佛不作是語。佛種種因緣說障道法能障道，汝捨是惡邪見。」作是教令捨此事，第二、第三亦如是教。諸比丘再三教已，不能令捨，即便起去。往詣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教阿利吒比丘令捨是惡邪見，不能令捨。我等便即起來。」佛言：「汝等應作羯磨擯，阿利吒比丘不捨惡邪見故。若有餘比丘，不捨惡邪見者亦如是治。作不捨惡邪見擯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中。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阿利吒比丘生如是惡邪見言：「我知佛法義，作障道法不能障道。」僧已約勅令捨惡邪見，而不肯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與阿利吒比丘不捨惡邪見羯磨，隨汝幾許時不捨惡邪見，僧隨爾所時與作擯羯磨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阿利吒比丘不捨惡邪見擯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作是言：『我如是知佛法義，作障道法不能障道。』諸比丘應如是教彼比丘：『汝莫作是言：「我如是知佛法義，作障道法不能障道。」汝莫謗佛，謗佛者不善，佛不作是語。佛種種因緣說障道法能障道，汝當

捨是惡邪見。』諸比丘如是教時，堅持不捨，諸比丘當再三教令捨此事。再三教時捨者善，不捨者波逸提。」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是比丘初應軟語約勅，若軟語約勅捨者，令作突吉羅悔過。若不捨者，應作白四羯磨約勅。約勅法者，一心和合僧中，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是阿利吒比丘生惡邪見，作如是言：『我知佛法義，作障道法不能障道。』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約勅阿利吒比丘，令捨惡邪見。是名白。」如是白四羯磨。「僧約勅阿利吒比丘捨惡邪見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是中佛說是比丘應第二、第三約勅令捨是事者，是名約勅，是名為教，是名約勅教。若軟語約勅不捨者，未犯。若初說說未竟說竟、第二說說未竟說竟、第三說說未竟、非法別眾、非法和合眾、似法別眾、似法和合眾、如法別眾、異法異律異佛教、約勅不捨者，未犯。若如法、如律、如毘尼、如佛教，三約勅竟不捨者，波逸提。(五十五竟)

佛在王舍城，爾時六群比丘，知是人作如是語，不如法除罪、不捨惡邪見、如法擯出，便與共事共住共同室宿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知是人作如是語，不如法除罪、不捨惡邪見、如法擯出，便與共事共住共同室宿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知是人作如是語，不如法悔、不捨惡邪見、如法擯出，便與共事共住共同室宿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知比丘作如是語，不如法悔、不捨惡邪見、如法擯出，便與共事共住共同室宿，波逸提。」

知者，若自知、若從他聞、若彼自說。

如是語者，如所見說。

不如法悔者，未折伏心、未破憍慢。

不捨惡邪見者，是惡邪見未離心故。

如法擯出者，如佛法僧中擯出。

共事者，有二種事：法事、財物事。

共住者，共是人住。

作白羯磨、白二白四羯磨、布薩、自恣、若作十四人羯磨。

共舍宿者，舍有四種：一者一切覆一切障，二者一切障不覆，三者一切覆半障，四者一切覆少障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共擯人作法事，若教經法、若偈說，偈偈波逸提。若經說，章章波逸提。若別句說，句句波逸提。若從擯人問誦受學亦如是。

共財事者，若比丘與擯人鉢，波逸提。與衣、戶鉤、時藥、夜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藥，皆波逸提。若從擯人取衣鉢，波逸提。乃至取盡形藥，皆波逸提。

若四種舍中共宿臥者，波逸提。起已還臥，隨起還臥，一一波逸提。若通夜坐不臥，突吉羅。(五十六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沙彌名摩伽，生如是惡邪見：「我知佛法義，作婬欲不能障道。」諸比丘聞是事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：「汝等當約勅摩伽沙彌：『汝莫作是語：「我知佛法義，作婬欲不能障道。」汝莫謗佛，謗佛者不善，佛不作是語。佛種種因緣說婬欲能障道，汝當捨是惡邪見。』」諸比丘言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即往訶沙彌言：「汝莫作是語：『我知佛法義，作婬欲不能障道。』莫謗佛，謗佛者不善，佛不作是語。佛種種因緣說婬欲能障道，汝捨是惡邪見。」諸比丘再三教已，不能令捨。即從坐起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約勅摩伽沙彌，令捨惡邪見。不能令捨，從坐起來。」佛言：「汝等應與摩伽沙彌滅擯羯磨，不捨惡邪見故。若更有如是沙彌，亦應如是治。滅擯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中，一比丘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摩伽沙彌生惡邪見，僧已約勅令捨惡邪見，而不肯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與摩伽沙彌滅擯羯磨。是名白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摩伽沙彌滅擯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』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，知是沙彌滅擯已，便畜經恤共事共宿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知是滅擯沙彌，便畜經恤共事共宿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知滅擯沙彌，便畜經恤共事共宿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沙彌作是語：『我知佛法義，行婬欲不能障道。』諸比丘應如是教沙彌言：『汝莫作是語：「我知佛法義，行婬欲不能障道。」莫謗佛，謗佛者不善，佛不作是語。汝當知，佛種種因緣訶責婬欲能障礙道，汝當捨是惡邪見。』若是沙彌，諸比丘如是訶時，堅持不捨者，諸比丘應再三教令捨是事。再三教時若捨者善，不捨者諸比丘應如是語沙彌：『汝從今不應言：「佛是我師。」亦不應隨諸比丘後行，諸餘沙彌得共比丘同房二宿，汝今不得。癡人滅去，不應住此。』若比丘知是滅擯沙彌，便畜經恤共事共宿，波逸提。」

知者，自知、若從他聞、若沙彌自說。

滅擯者，如佛法，一心和合僧作滅擯羯磨。

畜者，持作弟子，自作和上、若阿闍梨。

經恤者，若與衣鉢、戶鉤、時藥、夜分藥、七日藥、終身藥。

共事者，有二種事：法事、財事。

共宿者，四種舍內共宿。舍者，若一切覆一切障、一切障不覆、一切覆半障、一切覆少障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教滅擯沙彌法，若偈說，偈偈波逸提。若經說，章章波逸提。若別句說，句句波逸提。若從滅擯沙彌受經讀誦亦如是。

若與滅擯沙彌鉢，波逸提。若與衣戶鉤、時藥、夜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藥，皆波逸提。若從滅擯沙彌取衣鉢、戶鉤、時藥、夜分七日盡形藥，一一皆波逸提。

四種舍中共宿，波逸提。起已還臥，隨起還臥，一一波逸提。通夜坐不臥，亦波逸提。(五十七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世尊為乞食故，早起著衣持鉢，阿難從後入王舍城。時天大雨，水突伏藏出多有寶物。爾時世尊乞食，食已還耆闍崛山。佛見是藏多有寶物，佛在前行，阿難隨後一尋徐行。阿難自念：「我若近佛，口氣脚聲或惱佛故。」佛見是藏，語阿難言：「毒蛇！阿難。」作是語已即便直過，不往物所。阿難見已白言：「惡毒蛇。世尊！」作是語已即便直過，不往物所。是山下有一貧人刈麥，聞是二種語，作是念：「我未曾見沙門釋子毒蛇惡毒蛇，今當往看。」即往，見藏為水突出，見已歡喜言：「沙門釋子毒蛇皆是好物。」即以車輿衣囊及日取著家內，以是寶物現富貴相，謂作大舍、金肆、銀肆、客作肆、銅肆、珠肆、象群、馬群、牛羊群、車乘、輦輿、人民、奴婢。是人先有不相可者，作大舍時妨其生業，是人妬嫉，便白王言：「是中先有貧窮賤人，卒見富相，起大堂舍、金肆、銀肆、客作肆、銅肆、珠肆、象群、馬群、牛羊群、人民、奴婢，是人必當得大寶藏不欲語王。」王即喚問：「汝得寶藏耶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王念：「此人不被拷治，云何說實？」即勅有司：「盡奪財物，縛著標頭，若得寶藏不語王者，皆如是治。」作是教已，即奪財物，縛著標頭：「誰得寶藏不語王者，皆如是治。」是人作是言：「毒蛇！阿難。惡毒蛇！世尊。」諸人語曰：「汝莫作是語：『毒蛇。阿難！惡毒蛇。世尊！』汝應作是言：『誰得寶藏不語王者皆有此分。』」是人一心念佛作是言：「毒蛇。阿難！惡毒蛇。世尊！」時人白王：「是人標頭作如是語：『毒蛇。阿難！惡毒蛇。世尊！』」王即喚問：「縛汝標頭，實作是語：『毒蛇。阿難！惡毒蛇。世尊！』不？」是人答言：「大王！施我無畏者，我當說實。」答言：「與汝無畏。」即言：「有是寶藏，我先貧賤，山下刈麥。有二比丘共來上山，一在前行，一在後行。前行比丘見是藏時，作是言：『毒蛇。阿難！』語已直去不到物所，亦不取物。後行比丘亦見，復作是言：『惡毒蛇。世尊！』語已直去不到物所，亦不取物。我聞是二語，即作是念：『我未曾見沙門釋子毒蛇、惡毒蛇。』尋便往看。見是寶藏為水所突，見已歡喜，即以車輿衣囊取著家中，現富貴相，起大堂舍、金肆、銀肆、客作肆、銅肆、珠肆、象馬群、牛羊群、車乘、輦輿、人民、奴婢。今我墮罪便憶是語，此惡毒蛇今於我身能作何等？必噉我命。為是寶故，王盡奪我所有財物，垂當奪命。」王作是念：「必當是佛與阿難。」王言：「汝去，於命無畏，賞汝金錢五百。於是急中，說於佛語及阿難所言故，從死得脫。」時是眾中大臣大官大聲唱言：「甚希有事，憶佛語故便得脫死。」諸比丘聞是事，向佛廣說，佛言：「取重物得如是罪，及過是罪，皆由取寶物故。」佛但訶責而未結戒。

佛在維耶離。爾時諸童子等，出城詣園林中學射，射門扇孔仰射空中筈筈相拄。爾時跋難陀釋子，早起著衣持鉢欲入城乞食，諸童子遙見共相謂言：「此跋難陀釋子憙作惡罪，若見罪聞罪疑罪無慚愧無厭足，我等今當試看。」即以寶物價直一千，放著道中捨遠遙看。時跋難陀釋子到是寶物所，四顧無人取著腋下。諸童子見即往圍繞捉言：「汝比丘法，他物不與便偷取耶？」答言：「不偷。」「何故取耶？」答言：「我謂糞掃物故取。」諸童子言：「云何寶物作糞掃取？」諸童子念：「此惡人，當將詣眾官。」作是念已，將詣眾官。眾官問言：「汝實偷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偷，作糞掃想取。」眾官又言：「無有寶物得作糞掃取者。」眾官是佛弟子，信樂佛故作是語：「比丘云何作偷？諸童子輩必當虛妄。」即言：「汝去，後莫復爾。諸露地不與寶莫取。」時跋難陀作是惡事已，還向諸比丘廣說是事。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如是罪惡及過是罪，皆由取金銀寶物故。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，若寶、若似寶，自取、教取，波逸提。」

寶者，錢、金銀、硨磲、瑪瑙、琉璃、真珠。

似寶者，銅鐵、白鑞、鉛錫、偽珠。

自取者，自手取。

教取者，教他取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捉舉他錢金銀，波逸提。捉舉他硨磲、瑪瑙、琉璃、真珠，波逸提。

若比丘有似寶物，作男子莊嚴具、女人莊嚴具、器仗鬪具，捉舉是物，波逸提。捉舉偽珠，突吉羅。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舍衛城節日到，諸白衣辦種種飲食出園林中。時毘舍佉鹿子母著五百金錢直莊嚴身具，出城遊戲，還欲入城。是鹿子母信樂佛及眾僧，作是念：「我今出城，不應不見佛而還入城，又我不應著如是莊嚴具往詣佛所。」即脫嚴具裹著衣中，與一小婢。與已詣佛所，頭面禮足一面坐。佛以種種說法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默然。鹿子母

聞佛說法已，從坐起頭面禮足右繞而去。佛善說法，小婢聞佛法味故，即忘莊嚴具去。佛見是衣裹語阿難：「汝看是中，有何物取舉？」阿難語淨人開看還令裹舉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，若寶、若似寶，自捉舉、教人捉舉，波逸提，除因緣。因緣者，若寶、若似寶，在僧坊內、若住處內，以如是心取，有主來者當還。是事應爾。」

僧坊內者，物在僧坊壁內、籬內、塹內、障內。

住處內者，隨白衣所請住處。

是中云何不犯？若物在僧坊內，若得淨人，教取看舉。若不得淨人，應自取看舉。若有來索者，應問：「汝物有何相？」若說相，是者應還；若不是者，應答：「無如是物。」若主未來，是比丘有因緣欲行者，是中有舊住善好比丘，應語言：「我得他所忘物，汝取看舉。有來索者，問相，是者應還；若不是者，應答：『無如是物。』」若過五六歲，無主來索，應施四方僧物中用。若後有主來索者，應取四方僧物償。是物在住處者，若得淨人，教取看舉。若不得淨人，自取看舉。若有來索者，應問相，是者應還；不是者，應答：「無如是物。」若是比丘有因緣欲去，是中若有舍主善好男女，應語言：「我此中得他是物，汝取看舉。若有索者，問相，是者應還；不是者，應答：『無如是物。』」若過五六歲無來取者，是住處、若少坐床、大床、床板，應用作。若後有來索者，應取是床座用還。是事應爾。(五十八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王舍城人，以龍雹因緣故，作一月會。最後日設會，伎兒作伎，應多與價直。爾時六群比丘共相謂言：「往看去來。」皆言：「隨意。」即便俱往在一面立，遣人語伎人言：「是中有所得物，與我等分，若不與者我壞汝會。」便即往語：「汝所得物與我等分，若不與者當壞汝會。」問：「誰作是語？」答言：「沙門。」問：「何沙門？」答言：「釋子沙門。」伎人共相謂言：「我等今牽觀者心伎樂已調，若有大樂師尚不能壞，何況釋子沙門？不與汝分。」使即還報：「不肯與汝分。」聞不與已，即張異衣作幔，異衣作障，異衣作敷。是中著白衣服結加趺坐，辯才莊嚴讚佛、讚法、讚僧聖戒。是中有人，從大眾中起，試往看之。如是第二、第三，會處皆空，來就比丘聞法得味不復還去，是中即空。爾時伎人應大得價，即不復得。共相問言：「彼中是誰？」答言：「沙門釋子。」即訶責言：「是失沙門法、燒沙門法，盡奪我等所得財物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：「

云何名比丘，不作淨染衣著？」佛但訶責而未結戒。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，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舍衛國，與估客眾俱欲度險道。時有賊來劫估客物，裸形放去，諸比丘亦失衣服。復有餘出家人，亦在此中俱失衣服。時賊收衣聚在一處，是賊愛佛法故，語諸比丘：「汝等各各還自取衣。」餘出家人亦有染衣，諸比丘疑惑，謂是他衣，竟不敢取。次第到舍衛國，往詣佛所頭面作禮一面坐。諸佛常法，有客比丘來，如是語勞問：「可忍不？足不？乞食不難、道路不疲耶？」佛以是語勞問諸比丘：「可忍不？足不？乞食不難、道路不疲耶？」諸比丘言：「忍足、乞食不難、道路不疲。」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得新衣者，應三種色中，隨一一種，壞是衣色，若青、若泥、若茜。若比丘不以三種壞衣色，著新衣者，波逸提。」

新衣者，若比丘得他故衣，初得故，亦名新衣。

三種壞色者，若青、若泥、若茜。若比丘得青衣者，應二種淨：若泥、若茜。若得泥衣者，亦二種淨：若青、若茜。若得茜衣者，亦二種淨：若青、若泥。若得黃衣者，應三種淨：青、泥、茜。得赤衣者，應三種淨、青、泥、茜。得白衣者，亦三種淨：青、泥、茜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著不作淨衣，波逸提。若作敷具，波逸提。若作枕，波逸提。乃至少時試著，突吉羅。

若比丘得作淨竟衣，以不淨段物補，却刺縫一點作淨，若直縫各各作淨。若比丘得淨染衣，却刺縫即是淨，不淨物補摘不淨物，還與僧淨染者，如法壞色染也。不淨段物者，非如法色，一尺二尺故，言不淨段。以此衣壞故，以段補之，皆應却刺。若直縫者，衣主命終，應摘此直縫與僧，乃以此衣與看病人，一點三點以淨，此不淨色故。淨而却刺，是佛所許如法畜用。直縫所以不得者，以是世人衣法，故以却刺異俗。(五十九竟)